

舍身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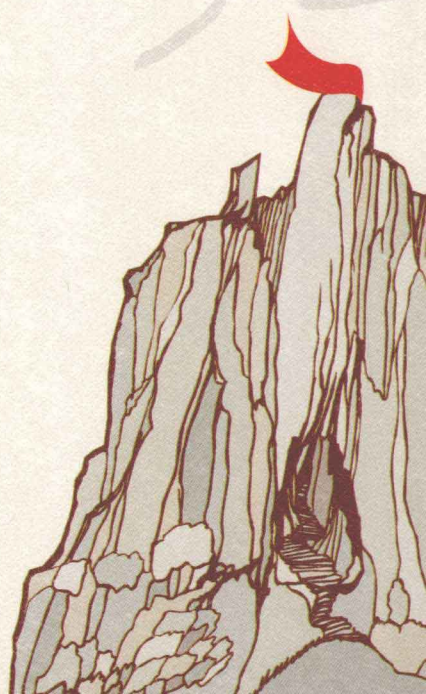


王明章 著



青岛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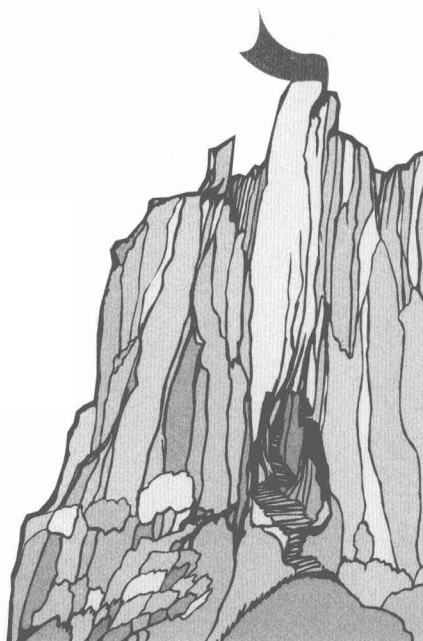


舍身崖



王明章
著

 青岛出版社 | 国家一级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舍身崖 / 王明章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436-6950-5

I. ①舍…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4243 号

书 名 舍身崖

作 者 王明章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0998710(传真) (0532)80998664

责任编辑 裴 春 电话 (0532)80998739

封面设计 张伟伟

照 排 山东水文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华鑫天成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710mm × 1000mm)

印 张 16.5

字 数 26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6950-5

定 价 28.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为霞尚满天(代序)

在我的印象中,王明章老师是一位忠厚长者,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名师,一位渊博的学者,一位多才的作家。

就是这样一位令我高山仰止的前辈,前几天居然要我给他即将出版的小说集作序。我对王老师的这个要求毫无思想准备,诚惶诚恐。无论是资历还是学识,我岂敢对他的作品评头论足!那岂不要贻笑大方!我恳求王老师,千万免我此役,另请高明。但是,王老师说,他一不求名人,二不找高官,就找了解他爱读他的作品并能读懂的人作序,即便是他的学生也可,并言之凿凿地举出一些让学生作序的大学者的事实为证。

王老师找人作序的标准,应该说我是庶几近之的,既然他说到这里,我也不好意思再推辞,只好应承下来。从内心来讲,我对王老师如此信任我,还是非常高兴的,他的信任,使我从十分恐慌而变得有了自信心。于是乎,我开始阅读文稿和起草这篇文章。

说起来我并不是王老师的学生。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正是“文革”时期,我只能在我的家乡读高中,平度一中这样的名校,我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可喜的是,“文革”结束,中学教育走上正轨,作为百年老校的平度一中,开始面向全县招生。我的二弟、三弟相继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一中,有幸成为王老师的学生。特别是我的三弟不但是王老师的学生,而且与王老师的儿子是高中的同窗挚友,亲如兄弟。我三弟在美国读完了博士学位,每次回国探亲,必去看望王老师。我一直为不能成为王老师的学生而感到遗憾。

我与王老师面对面的接触,是在1993年。当时我在平度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当年8月任政委)。局长高臣辉同志与我研究队伍建设时,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民警的违法违纪与民警的文化程度和知识积累是成反比的。越是文化低、知识少的民警越是容易违纪。我们达成共识后,立即召开党委会,

作出了在全局组织民警学文化的决定。在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4名可以说是全市最优秀的高中语文老师来当我们的任课教师,其中就有王明章老师。以前我三弟已在我面前说过王老师多次,我一听王老师要来给我们讲课,十分高兴。

我们的文化学习班开学后,王老师给我们讲现代汉语。记得学习班共举办了6期,每期两个月,有300多名民警参加了脱产学习。可惜我当时主管业务,一天到晚忙在案子上,未能听王老师上课。但是,有几次学习班结业,我去讲过话。学习期间,我经常同几位老师交流,阅读学员的习作,有时也同老师一块吃饭。当时同王老师一起聊天,他那渊博的学识、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使我仰慕不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后我做了平度市公安局局长,工作太忙,同王老师见面的机会就少了。2000年我因为异地交流,调到城阳区任区公安分局局长,离开了家乡,王老师也已退休,有关王老师的消息也只有我三弟能告诉我一些了。

我是从去年开始,在网上与王老师又有了密切接触。2008年,城阳公安分局搞公安文化建设,为了给民警起引导带头作用,我开始在电脑上建立了自己的博客,也学写一些散文和旧体诗。随着与众多博友交流的增多,认识了许多文学爱好者。有一天在博友的博客里,无意间看到了王老师的名字。我喜出望外地进入王老师的博客,一下子发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其中有小说、散文、杂文、随笔、诗歌、文学评论等,而且水平很高。这样我便同王老师成了密切的博友。王老师那睿智的思想、飞扬的文采、严谨的文字、渊博的学识使我感佩不已。透过他的文笔,我看到了一个堪为师表的长者,一副疾恶如仇、同情弱者、乐于助人的古道热肠。他的文章我是每篇必读,王老师也经常登陆我的博客,对我的一些诗词作品给予鼓励,有时也提一些非常好的意见,使我受益匪浅。

由于成了真正的博友,我也经常对王老师的文章谈一些自己的意见。为此,王老师视我为知音,直到令我为他的作品集作序。

我有点不自量力地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一刻也不敢怠慢。书稿发过来以后,我立即用了一整天时间在电脑前认真地阅读了一遍。其实,这些作品,我大部分早已读过。为了写序,又认真地阅读了一遍。

王老师这本书共收入了10篇小说(4个短篇、6个中篇),每篇后面都标着写作时间。从所标时间看,王老师开始小说创作时间很晚,最先写成的短篇《童年小友》是2004年11月,那时王老师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一些评论王老师作品的文章说:“王老师年近70岁开始写小说,起步很晚,起点却很高,这是个奇迹。”我细读王老师这些小说,很有同感。这10篇作品虽是他近年来刚涉足小说创作的首批作品,却看不出刚起步时通常要有的那种步履蹒跚与稚嫩,这些小说无论是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结构布局、细节描写,还是气氛营造、语言运用等诸多方面,都看不出有什么稚气,没有新手学写的痕迹,相反,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老到。并且,这些小说还初步显示出了他自己的风格。王老师的小说风格从容淡定,清澈明朗,不追求晦涩深奥,也不用时髦前卫的句式和辞藻,有点类似汪曾祺的风格。同王老师交谈时,他说这也正是他的美学追求。

王老师说我能读懂他的作品,这也正是他找我写序的原因。其实他的作品像一泓秋水,清澈见底,没有故弄玄虚,不难读懂。王老师所说的“读懂”是指平易中包含的那种深刻,那种深深的意蕴。

王老师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作家,他的小说是很有思想的作品。

一位作家,要想取得社会的认可,必须告诉读者一些能引起思考和共鸣的东西,使读者在阅读中受到启迪。王老师这10篇小说,没有无病呻吟之作,也不写卿卿我我的小情小调,更找不到时下充斥文学杂志和文学网站的那种媚俗和给读者提供刺激的内容。不管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都贯穿着王老师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人生的深沉思考。改革开放30多年来,确实问题不少。当今文坛上,对社会不满者大有人在。捶胸顿足者有之,骂天怨地者有之,义愤填膺者有之。王老师没有这些“愤青”情绪,而是不动声色地以他塑造的人物和设置的情节来告诉世人一些实实在在的道理。

就说篇幅最小的《赵匡胤打鸟》吧,这个小短篇写皇帝赵匡胤在打鸟时,有一位大臣来汇报工作,赵皇帝因他扫了自己的兴而大发雷霆,一斧柄捣掉了那位大臣两颗门牙,差点使这位大臣丢了性命。但是,当这位大臣提到史官会将此事记到史书上时,赵皇帝恍然醒悟,当即对大臣好言安抚,而且采纳了大臣的意见,并对大臣予以褒奖。王老师看是在讲皇帝,实际上是对当前官员权

力得不到监督而产生腐败的思考。一个封建皇帝,可谓权力至高无上,无人能够监督,却独怕史官的秉笔直书。而当今的官员,又有多少能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去敬畏历史,忌憚舆论从而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呢?

在《舍身崖》这篇小说中,从主人公那刺心锥肺的悲剧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所发生的那些不可思议的荒唐事情。山村一老实农民只是因为家中盖了个大门楼,便被划为富农,为此这个家庭的两代人付出了无比沉重的代价。这种事情,各地农村都发生过。我的姥娘家,新中国成立前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家,靠省吃俭用置了几亩土地,土改时稀里糊涂的被划为富农。结果,不但自己的后代遭了殃,连我这个外甥也差点连高中都上不了。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们弟兄几个也就永无出头之日了。《舍身崖》讲述的故事,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小说中写赵玉叶舍弃生命的纵身一跳,是无数芸芸众生的小人物的人生悲剧的集中体现。今天看来,这些事情是如此让人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里,却实实在在地发生着。

民生永远是当政者最重要的问题。而让人民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是最重要的民生。读《穿衣的故事》,我们可以从几十年穿衣服的变化中感受和见证到一个时代的变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吃不饱穿不暖,那是人人都经历过的事情,在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大批人被饿死的情况。解决吃穿问题,是中华民族世代为之奋斗的大目标。十几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只有到了改革开放,才真正得到解决。小说中所写的“我”和民众穿衣的变化,在告诉人们,吃饭和穿衣问题解决不好,将会毁掉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更不用说是执政者的政权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中问题很多,但不发展问题会更多,甚至会亡党亡国。在这篇小说里,王老师是在用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看似浅显实则非常深刻的道理。

王老师的每篇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一些道理,但又不是直白地把道理说出来,而是让道理蕴含在他描写的社会生活中。道理他一句没说,我们在读这些小说的时候却被藏在情节中的道理说服了。当然,小说主要不是以道理说服人,而是以形象感染人,读这些小说,我的感觉是,既被感染了,也被说服了。

王老师是在用他那支生花妙笔把那些真实的历史,尤其是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从人们的记忆里淡出的历史娓娓道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了解过去,记住历史,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王老师是一个经历了近3/4世纪的老人,他的“阅历”正是我们国家自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之后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他这10篇小说,除了4篇是写古代的故事,其余6篇正是取材于这段历史。

许多作家的小说创作,都是从他的童年写起,王老师也不例外。他的童年正值抗日战争中后期,于是就有了《童年小友》、《蓝池小屋》、《蝶儿》以抗日为题材的小说。中篇小说《麦黄杏》,其历史的跨度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肃反直至合作化之后,说的是两位普通的农村知识分子的苦难遭遇,写出了那段令人痛彻的历史。小说像一部倒叙的电影,一幕幕地展开悬念,在扣人心弦的故事里,如泣如诉地讲述了那个年代里小人物的生离死别,让人们在长叹中感受到历史的沉重,倍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舍身崖》写的是“文革”前和“文革”前期那段被扭曲了的历史。《穿衣的故事》是写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人民缺吃少穿饿死人的那段难忘的历史,小说的后半段写到了改革开放人民群众终于过上了好日子——虽然只是6个中短篇,却把半个世纪中我们国家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波谲云诡的时代风云反映出来了。

王老师不是历史学家,他不是在记录和评说这段历史,而是在写小说,在以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的故事情节反映他亲历的那段时间里的社会生活。一切成功的文学作品都能写出一段真实的历史,王老师的这些小说亦如此。

上述6篇小说虽然写的是上世纪中后期这段历史,但却不是“历史小说”,另外4篇写汉、宋、元、清古代故事的才是通常说的“历史小说”。应该说王老师的历史小说写得也很不错。

王老师博览群书,尤其爱读历史书,他对历史事件、掌故和人物,有的可说是很有研究。2000年他在北京照顾孙女,闲暇时读《汉书》,当他读到陈万年谄事宦官石显,而他儿子陈咸与石显坚决斗争因而父子发生矛盾这些历史事实时,觉得是很好的小说题材,就在废纸上写起来,虽然没有写成,那却是王老师第一次小说创作的试笔。直到2005年,他才把那废纸上的草稿修改补充成《屏风》这个中篇。御史大夫陈万年在皇帝昏庸、奸佞当权的时代里,为了爬上高位用一辈子的时间精心研究“善事人”这门学问,且屡试不爽。当他发现儿子正与专权的太监石显作对时,知道大事不好,就连夜拿他的理论劝导儿

子,陈咸却把老子的话概括成一个“谄”字。陈万年临死向石显的贿赂终于还是救了儿子一命。

中篇《傅青主进京》是根据《清史稿·傅山传》和清代文学家全祖望的《阳曲傅先生事略》写成的。除了个别细节,整个进京的过程基本上是真实的。王老师把一位传奇人物的一次与众不同的进京,描写得惟妙惟肖,呼之欲出,使我们在听故事中了解了真实的历史,同时又学到了书画、中医等知识。破案悬疑小说《连环命案》是根据元朝宋本所写的一段千把字的笔记《工狱》改编而成。王老师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根据事件的来龙去脉写成了一部中篇小说,简直可以与《十五贯》、《杨乃武和小白菜》等名著媲美。

王老师的小说不光从宏观上反映了历史壮阔的风云,而且还从微观上记录了往昔岁月普通民众的生活情趣,把许多已逝的民间风情保留在他的小说里。

我儿时的许多美好的东西已经或正在逝去,当今的年轻人已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这些东西只保存在我和比我年龄更大一些的人们的记忆里。王老师通过他的小说,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好像现在时髦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似的。儿童题材小说《童年的小友》、《蝶儿》中那些充满童趣的描写,使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天真的童年。柱子卖的“布布登”,当时是很普遍的一种玻璃玩具,现在已见不到了,我这个年纪的人还清晰地记着那玩意的样儿。写明子帮蝶儿抓蚂蚱“蹬倒山”、“梭蚂角”,活灵活现。写一对小孩割草时,在玉米地里吃“乌梅”,使我想起小时候吃乌梅的情景。现在好像已见不到这种菌类的东西了,我小时候可是常见,生吃、蒜拌着吃滋味都很好。写小孩子在田野里挖田老鼠,从老鼠仓里找老鼠储存的粮食,在田野里嚼茅草根,摘那乌黑甘甜的“烟苳”,吃得满嘴乌黑,野趣横生。特别写小孩“过家家”,在野地里吃“野锅子”,生动逼真。在物质生活极为贫乏的年代,这些事情曾经给我们的儿时带来多少幸福啊!现在的孩子,物质生活是丰富了,可是一天到晚埋头在作业堆里,哪里还有时间到田野里去接受大自然的恩赐。

最后,还得说说这些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文学语言的运用。

小说是以塑造典型人物反映社会现实的一种文学门类。高尔基说:“小说一切必须写得像浮现在读者眼前一般。就如画家生动地、浮雕似的描写人物

和故事，要画得像现在就要从画面里跳出来一般。”王老师在这10篇小说中营造出了一条人物画廊，勇敢机智的张柱子，聪明善良、疾恶如仇的盲人宝成，富有同情心的儿童明子，坚定果敢对爱情矢志不渝的赵玉叶……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像浮现在读者眼前一般”，就像要从书中“跳出来”一样。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诸如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等等，作者都很有力度且很有分寸地运用上了。限于篇幅，不作具体分析。

文学是语言艺术，一切都要靠语言表述出来。王老师的语言朴实无华、生动形象、幽默风趣，却不失之油滑，叫人读起来趣味横生，隽永有味。适当地运用我们尚不知用哪个字来表达的方言，恰当运用文言，很好地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王老师观察生活细致入微，把农村生活的细节用文学语言表达出来，非常生动。例如《蝶儿》中对草驴和叫驴的描写：“我家那是一头‘草驴’，个儿不怎么高，长得挺秀气，具有女性的柔美。吃起草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吃到嘴里嚼半天才咽下去，文文雅雅的。她家那头驴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了，那是头大‘叫驴’，是个人高马大的男子汉，饭量特大，吃起草来嘴像个小簸箕似的，两片驴唇一耷摸，一大绺子草就进到了嘴里，也不怎么嚼，就顺着那长长的脖子咽到了肚子里。我到她家玩时观察过那叫驴咽草时的脖子，每当咽下一口草时，那草团就把脖子撑起一个大疙瘩，那疙瘩自上向下蠕动着，像有个鼯鼠在脖子里潜行。”类似这样的语言太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读者可以自己去欣赏。

在王老师的博文评论中，王老师的一位学生曾经发过这样一段评论：

您以古稀之年，还能如此研读红学，创作小说散文，真让我们这些晚辈汗颜。您对群书的博览强记、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缜密审慎的逻辑推理、犀利幽默的笔锋、超然平和的人生价值观，都跃然纸上。您真是大器晚成！比较而言，当年的三尺讲台，确实是委屈您了。不过，作为您的学生，我还是劝您一定要像您说的那样，只把这种研读和创作当成一种晚年的乐子可也。

这段话恰可作为王老师晚年创作生活的写照。

一位70多岁的老人，能有如此旺盛的创作灵感，而且又十分勤奋，是非常罕见的。这些小说仅仅是他文学创作中的一部分，他还写作了大量的其他各

种题材的作品,读来使我感动不已。在同王老师的交谈中,他告诉我,近几年才有时间开始搞创作。他说,自己有许多书需要读,许多文章需要写。年过70的他,学会了用电脑,他的第一本个人文集《知暖集》30万字的作品,全是自己敲出来的。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博客,经常晚上写作到12点多,还觉时间不够用。王老师学养深厚,几十年的积累,使他的创作厚积薄发,创作灵感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王老师兴趣广泛,除文学外,书法、国画、篆刻、音乐都有所涉猎,他对历史、旅游、文化、园林等领域都有一定的研究。这使我对“艺术都是相通的”和“文学即人学”这两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王老师虽年逾古稀,但由于几十年来注意锻炼身体,又有乐于助人、宽厚待人的平和心态,身体十分康健。我们期待着王老师在保养好身体的前提下,不断创作出更多对社会有益的精神食粮来。

最后用一首新韵七律诗来结束我的这篇文章:

激情何似古稀年,流水行云笔墨娴。
三尺教鞭累硕果,一方键盘做田园。
纵横万里飞风雨,挥洒古今腾巨澜。
吟罢抬看云起处,夕阳似火彩霞天。

张君嘉

2010年6月19日

目录

为霞尚满天(代序) 张君嘉

童年小友 1

蓝池小屋 9

麦黄杏 30

蝶儿 77

舍身崖 98

穿衣的故事 146

屏风 158

高粱河畔的命案 184

赵匡胤打鸟 210

傅青主进京 214

后记 244

童年小友

今年春天,趁回故乡小住的时候,到离我们村 10 多里地的坊子去看望 90 高龄的四舅。来到坊子,走在三马路这条老街上,两旁一些熟悉的旧门脸、老房子,勾起了我遗落在这里几十年的许多儿时记忆,感觉当年在这条街上交的一个小友,仿佛又臂弯里挽个竹篮子,嘴里吹着一个玻璃玩意儿,“咕当咕当”地向我迎面走来。

当年的三马路,是坊子最繁华的一条街,规模很大的坊子集就在这里赶。别看那时这里驻着日本鬼子,可每到旧历年前后那些日子,整条街上还是市声喧嚷,一派热闹景象。我小时候常到坊子住姥娘家,小孩子家没事做,我喜欢到处逛逛,尤其在年前后愿到离得不远的三马路去看热闹。那卖年画的,把大红大绿的杨家埠木版年画摆满地挂满墙,抱个大鱼的胖孩子在画上朝人直笑;卖春联的,大红洒金对子纸上写着“田增五谷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那年货摊上,红红的蜡烛、白光光的烛台、金黄黄的香炉子、年五更祭天用的纸扎“猪羊”、腊月二十三“辞灶”给灶王爷吃的“糖瓜”……一过了年,从大年初一开始,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街上全变了样,那些供过年用的东西很少见了,代之而琳琅满街的是给孩子们吃的玩的各种小玩意儿。有花炮滴答金,有泥人泥猴泥老虎,有木刀木枪金箍棒,有今天不见当年很多的“欢喜团”。欢喜团是用糖水把膨化了的大米粒粘成圆球,用线串起,五六个一串,垂挂在摊子挑起的竹竿上,有点像今天古装电视剧中军营寨门上挂起的那串红灯笼。不过欢喜团不都是红的,红黄蓝绿,一球一色,看一眼就叫小孩子们欢喜,不用说吃。

在众多玩意儿中,能发出响声的尤为孩子们所喜爱。风车格格格敲小鼓,竹哨吱吱吱像蝉鸣,小喇叭呜哩哇啦,拨浪鼓布隆登布隆登……有一种耍物今天已经绝迹,当年却满街都是,不知学名叫什么,胶东一带叫“布布登”,我们家乡叫“咕当儿”,显然都是根据它发出的声音命名的。这东西用玻璃做成,细嘴儿,大

肚儿，肚下面是平底，极薄。把嘴儿含在嘴里，一吹一吸，那玻璃膜底儿就一鼓一收，发出“咕当咕当”的响声，有着玻璃特有的清脆，极好听，所以人们很喜欢。不光小孩子，连街上走着的小伙子大闺女们，也往往一人嘴里噙着一个，一边走着，一边“咕当咕当”地吹着，别有一种趣味。

吹咕当儿，得使对劲儿才成，使不对劲儿，就会“砰”的一声炸开来，玻璃屑紧贴你脸飞进乱溅，那后果，起码是吓你一大跳。你想，玻璃本来易碎，何况这玩意儿又这么薄。也许因为易碎又有一定的危险性，在玻璃工业更发达的今天，反而看不到这玩意儿了。

我七八岁时在坊子三马路这条老街上交的一个小友，就是个卖咕当儿的孩子。

我的小友和我差不多岁数，他长得不很俊，长方脸，宽额盖，眼不大，嘴不小，黑黑的，一皱两道浓眉，额头上就有几道皱纹，单看这部位，像个小老头似的。总而言之，他的样子有点像小兵张嘎。不过我当时可不知道他像张嘎，那时还没有嘎子呢。后来看了那电影，越琢磨越觉得我朋友像张嘎，或者说张嘎像我朋友。——他也姓张，叫张柱子。

怎么和柱子成为朋友的，俗话说“不打不成相识”，我们可没打，相识完全是因为咕当儿这玩意儿。

我小时候好玩，对小孩子耍物没有不感兴趣的，可父母没那份闲钱叫我买。不给我买，我就看，人家玩，我在一旁看，权当是自己玩。对咕当儿，我当然也很感兴趣了，人家吹，我就一边听那好听的声音，一边看那晶晶亮的玻璃膜一鼓一收的，像蝈蝈背上振动的翅儿，那奇妙劲儿，吹的人自己是看不到的，我却能看得清清楚楚。我爱看吹咕当儿，可不能老站在人家摊子前看，又不买，影响人家买卖，人家撵；也不能老跟着一边走一边吹的小伙子大闺女腩后看，怕人家说“这孩子有病”。终于，我想到了个好办法——跟着拐篮子转悠着卖咕当儿的看。卖别的，靠吆喝；卖这东西，不用吆喝，只嘴里吹着一只，“咕当”之声不绝，就能招揽买主了。在坊子三马路这条老街上，就有这样一个卖咕当儿的孩子，我发现他不讨厌我，就跟上了他，他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这孩子就是我的朋友张柱子。

光跟着他，是成不了朋友的，起码得有语言交流才成。

“你买吗？”他看我老跟着他，就问。



我七八岁时在坊子三马路这条老街上交的一个小友，就是个卖咕当儿的孩子。

“不买。”

“买一个吧！一点不贵。我给你挑个好的。”

“不买，不贵也不买。”

这就是我们最初的语言交流。我几次表示不买，他有些失望，可似乎对我老跟着他并不怎么讨厌。别看他每天走在人烟闹市里，和各种人打交道，可分明是很孤独的，需要有个伴儿，老跟着他的我，正可以满足他心理上的这种需求。

“给你吹吹！”

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在街边停下歇歇，他把篮子从臂弯里拿下来，轻轻地放在地上，从里面拿出一个来，伸手递向我，说。

我以为他又要卖给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买！”

“你这人！又不是叫你买，给你吹一会儿！”

“我不会吹，怕吹破了……”

“不要紧，没有事，你看我！”

咕当儿的底膜在他的吹动下，一起一伏“咕当咕当”地响起来，像蝈蝈的羽翼。看了他特为我做的示范，我也真想试一试了，可是我胆儿小，到了我嘴上，发不出声音来。

“你劲大点儿！”

我试探着加了点劲，还是不响。

“你劲再大点儿！”

“砰！”

那玻璃物在我脸前炸裂了，细碎的玻璃屑在我身前纷纷落地，我嘴里光含个嘴儿了。

我差不多要哭了，赶紧说：“我赔你！”

可我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

“谁要你赔？你再试试这个！”

他又拿出一个往我手里递，我急忙往后退，再不敢试这易碎品了。

“我今天没带钱，明天我一定赔你！”

我回到姥姥家，和脾气极好、轻易不数落人的四舅说了给人家吹破咕当儿的

事，四舅问了价钱，给了我赔咕当儿满够的钱。第二天我到了三马路，找到柱子，把钱给他，可他说什么也不要，反而又拿出一个咕当儿给我吹。我觉得反正有钱作底儿了，胆子大了许多，就想再试试，结果又被我吹破了。我把四舅给的钱全都塞到他手里，他又塞回来，我再塞回去，他再塞给我。就这样经过四五个来回后，我攥着钱，想了想，拔腿就向街对面一个摊子跑去，一会儿，就拿着一大串“欢喜团”跑了回来。

起先，他说什么也不吃，可是他没吃过这天天看见十分馋人的东西，架不住馋虫的猛烈攻击，也架不住我的真心诚意，就你一个我一个地吃起来，一会儿工夫，就只剩下那条串米团的线了。他又把那线含在嘴里，捏着线的两头左右拉动了几下，然后扔掉。我俩抹抹嘴，互相朝着脸笑笑，心里别提多欢喜了。

至此，我俩就欢欢喜喜地成了好朋友，更是形影不离了。他除了吹咕当儿招揽生意外，还腾出嘴来跟我说了不少话。渐渐地，我不但知道了他的名字，还知道他家有娘，有奶奶，没有爹和爷爷了。爷爷是在他还不记事时死的，他不知道是病死的还是怎么死的；爹是叫日本鬼子打死的。为什么日本人要打死爹，他说不清，反正是日本人觉得爹活在世上他们就活得不自在，不如把爹打死好，于是就把爹拉到一个地方，连用枪托捣，还叫狼狗咬，最后爹死了。

这是去年的事。一天傍晚，街上开杂货铺的四大爷和几个人来到他家，领着他和他娘到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把血肉模糊的爹装进一个木板匣子里，抬到他家的祖坟地，人们硬把趴在棺材上哭的他娘和他拉开，把他爹埋在坟里了。

没了爹，他家在农村日子没法过了，他娘就带着他和他奶奶到坊子投靠做小生意的舅舅。舅舅给他们找了间闲房子，算是安了家。他娘给人家洗洗浆浆，缝缝补补。他奶奶老了，就在巷子口摆个小摊，卖葵花籽、花生米什么的。他小，没有劲干别的，舅舅就给他找了个破篮子，到街上去卖咕当儿。这东西轻，他挽得动，再说本钱小，趸得起。

日本人把他爹打死，他恨恨的，每当看见鬼子，他的心就像被黄蜂蜇了一下子，所以他不爱见日本人。可是当时坊子街日本人特多，不想见也得见，他的心就像老有蜂子蜇一样。当时坊子不知驻着哪一级日本机关或司令部，看来级别不低，南门外有个大场子，日本兵常抬着重机枪、小钢炮，唱着日本歌行进到场子里